

尚志學會叢書

摩尼教流行中國攷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沙畹 著
馮承鈞 譯



尙志學
會叢書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志學叢書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此書有著作權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沙

譯述者

馮承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hang Chih Shue Wei Series

LE MANICHEISME EN CHINE

BY E. CHAVANNES

TRANSLATED BY FUNG CHENG CHUN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June, 1931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譯序

閒嘗研究我國制度，分析其間固有及外來之成分，往往於類似固有制度之中，發見外國輸入之事，特因習用已久，遂致主客不分，昔之所稱七曜，今之所稱星期，其一事也。

今人以七日爲一星期，復以七曜名之，是欲溯今日星期之源，須先考七曜之說。考新舊唐書經籍志藝文志，北齊陳隋之間，已有七曜曆。（至易卦七日來復，別爲一事，不可混解。）似今日星期輸入之時，應在隋唐以前。又考吾國之數字，以三五之用爲多，如三綱五常，三光五行之類是也。七數爲用較少，惟西域之人常用之，如七死、七生、七難、七寶、七音是也。頗疑此七曜之說，來自

西方。後檢閱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有七曜曆日一卷，其中七曜名，蜜莫空雲漢，嘯日，盟沒斯，那溢，雞緩，可以證予之假說也。又思七日，星期，惟基督教徒視之爲重，遂又疑此制或爲景教徒所輸入。乃近閱亞洲報（*Journal Asiatique*，1911-1913）所載研究京師圖書館藏敦煌摩尼教殘經一文，始悉此制爲『摩尼慕闍』所輸入。初用康居語之譯音，以名七日。至晚近數十年時，此外國譯名尙存也。

由是又進而研究此摩尼教。吾國研究摩尼教之書，有陳君援菴之摩尼教入中國考。其搜集材料，用力頗勤，以之與沙畹，伯希和，二氏所輯之中文材料相對照，亦多相類。二氏之疏解摩尼教殘經，固在陳君之前。（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亞洲報）然

予敢信陳君未見二氏之文。顧其成績之相類，與一九一二年日本學者羽田亨在東洋學報研究波斯教殘經，得與沙畹、伯希和二氏相類之成績無異。可見用科學方法研究者，終不難殊途而同歸也。惟比較陳君與沙畹、伯希和二氏之撰述，陳君之範圍較小，此乃環境使然，非研究之有差等也。蓋彼方有多數之德、法、俄、英、比、荷、義、匈等國學者研究之成績，互相參考，又有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梵文等語言專家，以相輔助，此皆我國所缺乏者也。

彼國近二十年來，研究摩尼教問題，大有發展，乃藉近年來古籍發見之功。因吐魯番古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古籍之發見，德國米萊（M. F. W. K. Müller），俄國拉得洛夫（Radtlov），德國勒可克（Von Le Coq）著有專書。又因敦煌古籍之發見，沙畹、伯希和二

氏，始著是文。其文蓋爲疏釋京師圖書館藏之摩尼教殘經而撰，輔以中國人所撰關係摩尼教之記述。茲將後部譯出。其前部關係教義之解釋，且原文現藏京師圖書館，已刊於敦煌石室遺書之中，另有一摩尼教經殘卷，藏於巴黎圖書館，已刊於石室祕寶之中，故從省略。至各國學者關於摩尼教之撰述甚多，可取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三年亞洲報檢閱之，不難知其梗概矣。譯竟爰誌其緣起於卷首。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馮承鈞識於北京。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中國書籍中關於摩尼教(Manichéisme)之記載甚多。十八世紀中，金勒(de Guignes)在其匈奴史中，已疑及中國之摩尼，即西方之摩尼派基督教徒。近十五年來，哈維萊(Havret)，德維利亞(Deveria)及余等，曾將此項記載，譯出不少。俄國巴拉丟司(Palladius)曾利用以考究十三世紀中國及蒙古基督教遺跡。但西歐之中學家，則不甚注意也。近日調查愈廣，材料愈多，自中亞西亞材料發見之後，以之互相參證，舊日人已習知之中國材料，意義愈明，價值愈增；是即吾人刊布下述史料之理由也。

吾人此項調查，茲僅以摩尼教之材料爲限。顧摩尼教與祆

教 (Mazdeisme) 不乏相類之點，中國之著述家，竟有混合此二教爲一者，宋代僧人志磐，其一人也。志磐費十一年之辛勤，撰佛祖統紀，於一二六九年刊行。其卷三十九及卷五十四中，述波斯之蘇魯支云，『初波斯國之蘇魯支，立末尼火祇教。』(按蘇魯支卽 Zoroastre ……。據近來在吐魯番發見之摩尼教殘經，蘇魯支之譯音爲 Zrūšć。蘇魯支之名，在中文著作中，首見於十二世紀上半葉刊行之西溪叢語。)顧祇神或火祇，爲祇教之特名，蘇魯支爲祇教之創者，穆護 (Makgu) (亦作牧護，卽西文之 Mage 一字之原名) 爲祇教僧人之號，可見佛祖統紀混合摩尼教與祇教爲一。但佛祖統紀一書，不無價值也。六九四年，摩尼教僧初入中國，卽藉此書始獲知之。特此書所輯，價值不齊，蓋爲材料所限。志磐之前，已

先有人混淆也。

一九〇九年時，中國學者蔣斧，曾將吾人在敦煌發見之摩尼教殘經刊布，以爲摩尼教之入中國，應在北周（五五八至五八一年），隋（五八一至六一八年）兩朝之間。蓋宋敏求（一〇一九至一〇七九年人，宋史有傳。）所撰之長安志中，記大雲經寺一節有云，『寺本名光明寺，隋開皇四年（五八四年）文帝爲沙門法經所立。時有延興寺僧曇延，因隋文賜以蠟燭，自然發焰，隋文奇之，將改所住寺爲光明寺。曇延請更立寺以廣其教，時此寺未制名，因以名焉。武太后初，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爲大雲經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雲經寺。』

此五八四年名稱之光明寺，六九〇年改名之大雲經寺，卽爲摩尼寺歟？蠟燭自然發焰，卽爲光明教，質言之卽爲摩尼教，一宗派之神奇歟？

前引之記載，不足爲摩尼教初入中國之證也。蓋大雲經今尚有之，完全爲佛教經文。（按此經譯於三九七至四三九年間，但藏文無譯本，是否譯自梵文，不無可疑。至武后時進經之人，據日聞錄，爲釋法明。）又據各地大雲經寺所立之碑誌，（參考七〇一年立河內縣碑文，七一年立涼州碑文，九五三年立益都縣碑文，一五六三年立涼州碑文，）大雲寺完全爲佛教廟宇。至若蠟燭自然發焰，亦與摩尼教無甚關係。設若寺無光明大雲之名，決不至發生此種誤解也。由是觀之，摩尼教隋時尚未輸入中

國也。然則始於何時耶？茲將所輯中國史料次第列述於下。

一 西域記之提那跋

最初記載摩尼教之書，爲唐玄奘之西域記。其記波刺斯國（卽波斯）云：『天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爲所宗也。』此提那跋，卽摩尼教之 *Dênâvarî*。

二 拂多誕持二宗經來朝

玄奘所記六三〇至六四〇年間之波斯摩尼教，不久卽入中國。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云，『延載元年（六九四年），波斯國人拂多誕，（卷五十四云，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僞教來朝。』摩尼教僧初入中國，在六九四年，而記載之文，則晚見於一二六九年之佛祖統紀。但吾人須知志磐所修之書，乃根據前人

之撰記；其所述之二宗經，即錄自僧宗鑑重修之釋門正統一書，此書必亦有所本也。總之，此種記載之價值不虛也。據吾人在敦煌所得之摩尼教經考之，拂多誕非人名，乃爲一種稱號。戈提鄂 (Gauthiot) 以爲即古波斯語 (Pehlvi) 之 Fur-sta-dan，華言『知教義者』；至二宗經，吾人已別有說明也。

至七一九年，又有一摩尼教僧來中國，僧以慕闍名。據戈提鄂之說，慕闍爲古波斯語 Mōze 之譯音，華言『師』也。又據喀喇巴耳加遜 (Karabalgasoun) 之九姓迴鶻可汗碑文，及敦煌之摩尼教經，（即京師圖書館所藏之波斯教殘經），此慕闍決爲摩尼教師之一種名號，無疑也。茲錄其原文於下。

三 慕闍至中國

冊府元龜卷九七一云，開元七年（七一九年）『六月，大食國（Arabes），吐火羅國（Tokharistan），康國，南天竺國，遣使朝貢，其吐火羅國支汗那（Taghāniyān）王帝賒，（按馬爾迦特（Marquart）曾定其人爲吐火羅之副王 Tesh），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其人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慕闍，親問臣等事意，及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藝能，望請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四 同前

太平寰宇記（九七六至九八三年刊）卷一八六所誌亦同，其文較略。據云，『開元七年，其葉護（Yabgu）（考新唐書吐火羅王有突厥之葉護官號，）支汗那帝賒，上表獻天文人大慕闍，

請加試驗。』（按金陵書局本，闕誤作闕。）

五 敕禁摩尼教

大慕闍來後十三年，有勅禁止傳佈摩尼教，事見杜佑通典（七六六至八〇一年刊。）通典卷四十曰：『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七月勅，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此云末摩尼，不云摩尼，蓋卽（*Mār Māni*）之譯音，猶言『摩尼主。』此外宋史卷七十一，及夷堅志，亦作末摩尼。

六 同前

佛祖統紀卷五十四所記大致相同。據云：『玄宗開元二十年敕，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既爲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

罰。』佛祖統紀皆作末尼，他書則多作摩尼，此處所記，似錄自通典，通典作末摩尼，此末尼蓋省稱也。

七 杜環經行記之尋尋國

通典卷一九三，引杜環經行記，亦似載有摩尼教事。杜環於七五一年至七六二年間爲大食國所俘，歸作經行記。記中誌拂菻國（亦曰大秦）及其他諸國事，有云：『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

上文與摩尼教有關係歟？有人曾主張也。當喀喇巴爾加遜碑文發見時，俄國官廳卽以所拓中文部份碑文，請求中國當時之總理衙門爲之考證。考證之文，譯載於法西勒夫（Vasiliev）之

鄂爾渾(Orkhon)(即唐之昆河)探考成績彙刊第三冊中。總理衙門人員引證者，皆關於摩尼教之文，其間且引有杜環經行記，但吾人以爲其考證有誤也。大食國所奉者，自然爲回教，大秦國所奉者，應爲景教(Nestorianisme)。至若第三種宗教，可爲摩尼教，亦可爲祆教(Mazdéisme)也。羅生(Rosen)男爵曾以一重要說明告法西勒夫，謂大食人稱祆教信徒爲(Neznem)。義爲『私語之人』也。法西勒夫注釋曰：『此輩且與姊妹共處。中國語中無ㄣ音，尾聲之ㄣ音，變爲ㄣ音，且波斯之薩山王朝(Sassanides)，亦可譯爲尋尋也。』但據吾人對於蒸報二字之考證，尋尋應指祆教。按蒸字與烝字通，舊唐書卷一九八記党項事云：『淫穢烝褻，諸夷中最爲甚。』又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八記宕昌事云：『俗有蒸